

閩媛典第四十卷

閩義部列傳一

周 魯孝義保

按劉向列女傳魯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秦穆公姬

按劉向列女傳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卽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

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用又背秦賂晉饑請粟于秦秦與之秦饑請粟于晉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罃公子弘與簡璧衰絰屨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降災使兩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楚成鄭瞽

按劉向列女傳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入不顧徐步不變王曰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瞽復不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不顧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節也不顧告以

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曰君之齒末也而又多寵子旣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蠱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謦曰令尹之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謦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忍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嫡庶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謦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爲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謂之也

晉圍懷嬴

按劉向列女傳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圉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圉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圉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黎莊夫人

按劉向列女傳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而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終執貞一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於詩

周主忠妾

按劉向列女傳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其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爲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曰吾爲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猶豫因陽僵覆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旣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而反幾死乎勝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爲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義也代主之處是逆禮也無義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矣欲自殺主父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謂忠妾爲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衛宗二順

按劉向列女傳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衰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

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綈之人也而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不祥耶王不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又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忠臣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衆人將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魯義姑姊

按劉向列女傳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母所抱

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己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免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況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況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齊義繼母

按劉向列女傳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人有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更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

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更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梁節姑姊

按劉向列女傳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己子在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將自趣火其人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恐卒悞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

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魏芒慈母

按劉向列女傳魏芒慈母者魏孟陽氏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遇之甚異猶不愛母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人有謂慈母曰何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繼母如母爲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愛妾妾可以忘義乎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鵲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

君此之謂也

召南申女

按劉向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重承業繼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蔡人之妻

按劉向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人乎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

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采芣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魏節乳母

按劉向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尙誰爲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爲也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以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爲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責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爲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

而寡言者使爲子師次爲慈母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之謂也

蓋將之妻

按劉向列女傳蓋將之妻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羣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旣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可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愛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恥之況於子乎吾不能

與子蒙恥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太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爲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漢 珠崖二義

按劉向列女傳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闕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

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京師節女

按劉向列女傳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讎人欲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夫使臥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臥夜半讎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讎人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君子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郃陽友娣

按劉向列女傳友娣者郃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

與其友田建陰殺季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吾常安之兄死而讎不執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讎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死善視汝兩弟遂以身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弟善復兄讎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後漢 張雨

按後漢書方術謝夷吾傳注壽張縣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

盛道妻

按後漢書列女傳隄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

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
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爲齋糧賃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度
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羊衛妻蔡氏

按野客叢談羊祐父衛先妻孔融女後妻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祐時發與祐俱病度不能兩
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祐竟病死後漢蔡邕傳無聞

晉 鄭休妻石氏

按晉書列女傳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稱之既歸鄭氏爲九族所重
休前妻女既幼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沈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後不存乎遂養沈及前妻女
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靳康女

按晉書列女傳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爲妻靳女曰陛